



胡弦之上

□ 杨蕴伟

民歌,似更适宜冬夜饮酒的场合。晚来天欲雪,几个相投的朋友围炉小坐,高兴处,一起恣意其中一个,来一段,来一段。

听书,听宣卷,人还要多点,几十个。再多了,外圈的人听不清。

卷子和民歌,在民间以手抄本的形式存在,多数纸不好,卷了折了抚平,污损磨破了修补起来。最凑合的是用方格信纸圆珠笔抄的,纸本来就薄脆,圆珠笔的油墨时间一长渗洒开。每一本上都有时间的痕痕。

有一年春天,和同事们一起去访问一位肃州民歌传承人,那位七十多岁的老人,为此还专门穿上了折痕明显的深蓝色中山装。二胡声起,他似乎就忘了四周之人,只沉浸于音乐和唱词之中了。

这些民歌我在当地文化部门印的民歌集子里见过,听人唱出来还是第一次。其中一支用乐曲和唱词讲述了一个女人的一生。老人的老伴坐在旁边,不时跟着唱一两句,抹一下眼泪。

后来,我看到吉他演奏大师伊戈尔的视频,忽然就想起唱肃州民歌的那个老人,一个是大师,一个是无名的民间艺人,他们平静地叙述和演唱的神情及状态却如此一致,一样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单调的三弦和二胡声里,有比故事更多的内容,一支曲子,似乎把一辈子都说尽了,又似乎还有更多的事情没有说出,这里面应该是对时光的理解,还有对人间和自然的理解。

我所见到的唱这种小曲和宣卷的人,多是中老年男子。他们的面貌和声音,都有了一种岁月的风尘。二胡和三弦的音量都不高,传之不远,加之演唱的乐曲单一且少变化,有点像我们普通人的一辈子。

我在那位老人的歌声里听到了“怀念”——应该是对曾经出现在自己生命里的人、事、物、乡土的一种感情。年轻的时候,这种感情通常是不浓厚的。

有专业人士也学习这种民间艺术。我听过其中一位老师的演唱,完整、声音明亮圆润、技术纯熟。我喜欢听不完整的、声音不光滑圆润的、没有太多技巧的那种。

有一次,一位朋友有几分醉意,在草地上边舞边唱,舞姿随意、歌词含混,曲调似乎也随意含混。我听着听着,猛然意识到他唱的是《塔里木河》。在此之前,我听过这首歌,从没想过会有另外的唱法。他随意地调整和组织曲调、歌词,就像面对文章的草稿,兴之所至,涂涂抹抹,添添减减,文思往哪个方向去都是对的。

那些流传已久的,原来就在河边、街巷、村庄……鲜灵地活着。

那天大雪纷飞

□ 秉俊

那一天大雪纷飞
那一天大年初一

莫高窟九层楼前
来自兰州一船的小伙子
取出怀中的蒲团
入静,沉思

飞舞的雪花环绕着祈愿者
一片一片缀连成诗
气流升腾如袅娜的飞天
渐渐,幻化出宏大叙事

两千多年的画卷
与思想者融汇一体
雪霁,三危山金光再现
脱胎为《敦煌本纪》

敦煌来的朋友
绘声绘色讲述着这段传奇
面对求证的目光
作家笑而不语

有梦想的家園

□ 马迎途

一个有梦想的家園
在一块玉米地上孕育
把三月的桃花雨打湿
把五月的青杏孵化
把七月的麦黄举高

九月的棉蕾吐白云朵
这些高兴的事情
被一口金玉良言说出
让秋风蘸满黄金的色彩
描绘一幅黄灿灿的版画

隆冬,这块玉米地
覆盖一床水被子
温馨地露出莞尔笑口
向未来。

蓬勃李桥

□ 赵武明

李桥是丝绸之路要寨山丹县的一个乡,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乡。乡不是特别大,因有一座水库,关乎县城的水脉,因而显得举足轻重。

有秉性的村子总会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。这种秉性,和地域、水土、民俗、风情有关,和人物、环境、传承有关,也与南来北往的客、东去西来的车有关。李桥乡具有悠久的历史,可以追溯到古代丝绸之路时期。在历史上,李桥乡是一个重要的商贸集散地,曾经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。李桥乡保存着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,包括古建筑、传统手工艺品等。这些文化遗产展示了乡镇的历史文化底蕴,也为李桥乡和李桥水库的旅游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。

“峡口大漠南,横绝界中国”,这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留下的诗句。诗中提到的峡口,南为焉支山,北有破口山。这两山之间,是通往河西的最佳通道,也是河西走廊的蜂腰地带。李桥乡就坐落在这里,应运而生的便是当地丰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特产。李桥水库不仅承载着灌溉农田的功能,还具有重要的生态和旅游价值。李桥水库主要由大坝、输水涵洞、溢洪道和坝后电站等建筑物组成,覆盖了李桥乡及周边的农田。

祁连山绵延千里,雪山巍峨,秋日的原野泛出金黄,风吹草动,遍地牛羊。秋风从祁连山掠过,草在风中摇摆,水在草下漫游。如梦如幻的李桥水库荡起层层碧波,泛着涟漪。李

桥水库,如一颗明珠镶嵌在山丹县的怀抱中,它是大自然赋予李桥乡的一份宝藏。

高庙是李桥乡的一个村子,处在焉支山和山丹马场的十字路口,向东南迎着朝阳的瑰丽,去焉支山寻觅曾经的辉煌和奇松林立的自然风光;奔西南沐着落日的余晖,去山丹马场看万马奔腾的恢宏气势和丛草青黄的秋日盛景。高庙是一座驿站,见证着历史风云,留存着人间欢喜。

在高庙,万物蓬勃,白云飘浮,每朵都像隐藏着一个小故事,悬在祁连山上空,在青黄分明的田野散发着温暖。峰顶的积雪在云层的间隙微微闪光,让人分不清翱翔的鹰是飞向云还是雪。放眼金黄的丛林,豁然开朗,不疾不徐。行走在高庙,更多的

是遐思和心灵的触动。

花香果香,层林尽染,叠翠流金,一幅恬静悠然、生态宜居的美丽生态图景犹如巨型油画在高庙次第铺展。文化传承离不开人文环境。李桥乡高庙村依托独特的地理位置,自然禀赋、文化特色、民俗民风等优势,致力于高庙记忆民俗文化产业园建设。徜徉在高庙,亲身体验旧时耒耜、打麦场、石磨磨面的场景,近距离观看旧时农家簸箕、土灶等生产、生活物件,品尝旧时农家待客的罐罐席,在农耕馆参观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北方农业农耕文化和传统习俗,了解农业活动和农民生活……浓浓的“乡村味道”,唤起了许多人的乡愁。

不少游客在罐罐席中寻觅家乡

牧场风景

□ 朱莲花

沿苍绿层叠的山坡,从白云起处,顺着蜿蜒起伏的小道,依山缓行,走进且马牧场的盛夏。

山谷,溪流、森林和草地,渐次呈现在眼前。惊艳这种词,就是为且马牧场的草木山水量身打造。每一步都是一道风景,越往深处走,越有不知归路的惊喜与闲适,仿佛走进一幅画。

山远,巍峨俊秀,云烟缭绕,少有人迹,整座山显得空旷,但空山又不空,霞光映照,听得林中鸟声婉转,很是悦耳。一群鸟拖着快乐的尾巴归巢,穿越娑娑的树影,落在山的更远处。

山坡上全是草,层层叠叠,目之尽处还是草。草丛里有林,林间老树盘虬,草木间开满了不知名的野花,清辉中花木疏朗散漫,馥郁芬芳盈满胸臆。

偶遇多处清泉绕石而出,石旁长满青苔,胭脂色的藤蔓顺水伸枝。小径深幽清露沾衣,瞬间洗去一身倦意。清澈蜿蜒向前的小溪水,亦醉心于这苍茫的山野,一

溪千年闲云,如丝绸润凉,不惹半点尘埃。

凉爽的风掠过群山,牛羊俯身低眸,听天籁之音,在苍茫无垠的绿意中,捕捉草叶上下坠的露珠,捡拾自己的瘦影。

山谷幽深,处处风光旖旎,看到的都是美景,闻到的亦是清香。万物悠然地盛放着,不由人眉眼从容,心也澄明起来。身边美景浩荡,说不出的清寂。

风吹,不是风,是且马草木的模样。雨来,不是雨,是且马山水的模样。对着一个盛夏季节,且马的草木山水完成了相遇,是稠密的惊喜,是浓郁的甜蜜。

光阴在牧场上走走停停,路过且马的人们,留下故事。一座山,一坡草,一溪水,锁住故人心。

尘寰苍茫,月色缱绻,且马的草木山水不凋,这光阴就不会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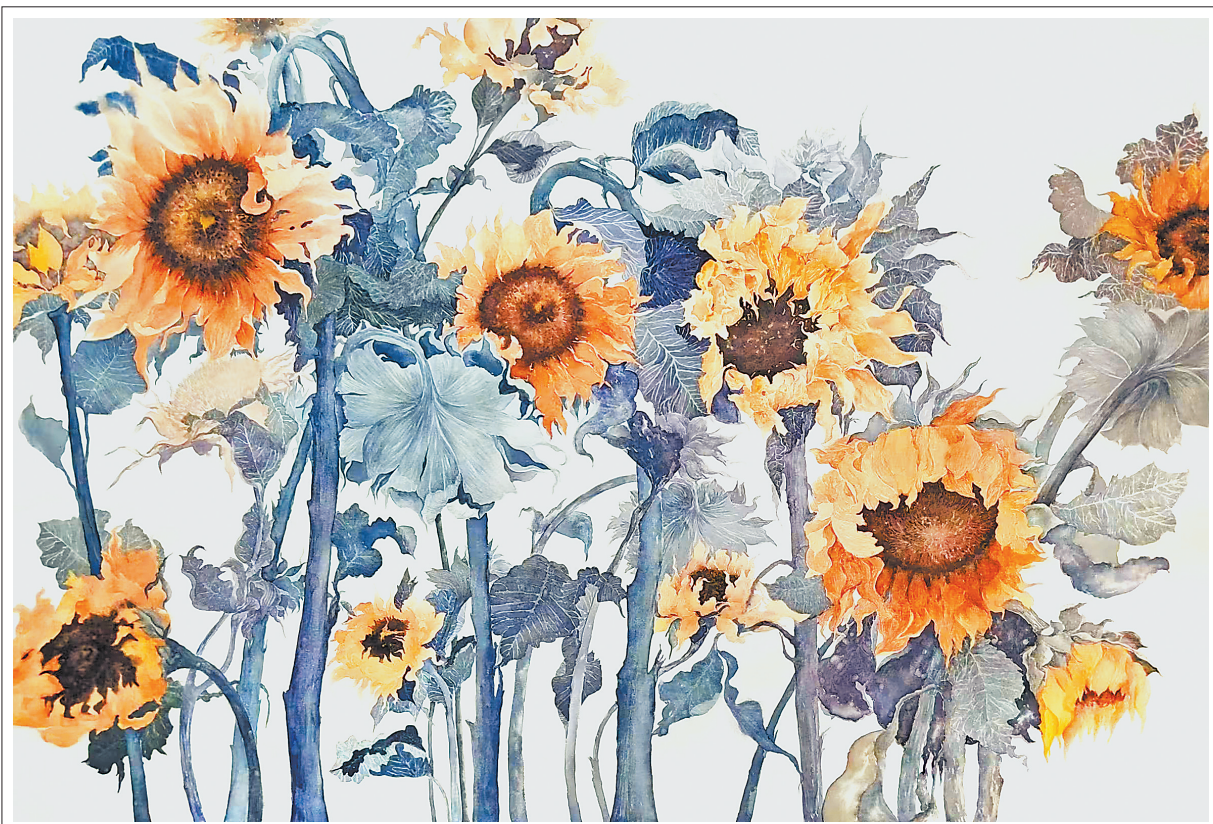
在且马牧场,与万重草木山水相逢,看天地浩大,让人无限眷恋这世间美好。

渗水、泉眼,是真正的山高水长。现在,马莲河仍然不失其浩荡气势,清澈时,透亮见底,白日映云千山树;混沌时,浊浪滔滔,泥浆拍遍河两岸。

马莲河在北,山势硕大,山色多褐而少绿;马莲河在南,山仍庞大,但却有高大的树和密致的草。往古而言,马莲河一旦来到庆州(今庆城县)以南,包括合水、宁县一带,受子午岭茂密的森林调节,气候显得湿润了许多,河谷水草丰美,宜林农、宜养牲畜、宜候鸟栖、宜人类居住。

河流如移动的历史档案馆。马莲河见证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。顾名思义,马莲河岸边生长着旺盛的马莲,马莲河因此得名。庆阳历史悠久,周人在马莲河流域开天辟地,将荒芜之地变作粮仓。马莲河也记录下了这里丰富的文化。先秦时代,先民狩猎与耕作时,欢欣之歌,苦乐亦舞,载歌载舞,聊表心迹;春秋战国时期的采风者,于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情景下,奔走于岭下原上,而撰四或六字句,或字数少而不长的句式,成就《国风》中的数篇,丰富了伟大的《诗经》;至西晋时期,以傅玄为代表的傅氏家族,文脉延绵,累代相传——身为文学家、思想家的傅玄,其祖父傅燮,系东汉汉阳太守,父亲傅干,乃魏扶风太守;唐时狄仁杰、宋代范仲淹一前一后涉足马莲河,后者亦于宁州刺史职位上历练,后者则调任庆州后,为当地做了许多要事……

马莲河流域物华天宝,地上至宝,地下也是至宝——油浪滚滚,乌金遍地,天然气聚集,其全貌被识读,是近些年的事情。



百花

第 3208 期

阆然

〔中国画〕

吴峰作

走进庙渠

□ 秦克云

从镇原县城出发,沿着镇殷公路一路向北,跨过交口河,就进入了庙渠镇。

走在庙渠山塬相间的大地上,放眼望去,黄土高原的独特地貌在这里猛地旋卷着涌入眼帘;苍蓝的天穹下,雄浑的黄土高坡层叠叠;长长的盘山路犹如一条飘逸的绶带,缠绕着苍苍茫茫的大山,区分着远山近塬的真实面貌。

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,曾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文化的交融之处,也是汉唐时期通往西域的交通枢纽。这里出土的众多文物,用无声的语言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繁荣。

庙渠夏村出土的北宋宣和五年(1123年)雕砖胡人牵骆驼、牵马雕砖图,牵马胡人身穿窄袖长袍,系腰带,足蹬高筒靴,头戴尖顶毡帽,帽顶有纓,深目高鼻,腮下有长须,装束打扮呈异域风格。牵驼的胡人一手提缰绳,一手拿短棒,作驱赶骆驼状。骆驼健壮雄健,头上昂作嘶鸣状,呈昂首迈步的姿态。“胡人牵驼”画像生动刻画了当时胡人的形象,再现了北宋时期丝绸之路之上商贸往来的繁荣场景。

清水河是编织庙渠山沟的经脉,在漫长的岁月更替中,在庙渠镇店王村的山沟内与数百米高的石崖相遇,继而从断崖绝壁呼啸而下,跌落崖下潭坑,落水冲崖漱石,卷起雪白的水花,构成碧波潭神奇的自然景观,四面沟壑纵横,气势磅礴,具有扼关带水、地险山雄的特殊地理环境。

清水河是一条古老而文明的河,滋润方圆百里的万物生灵,催生了这里的农耕文明发展。

1989年,人们在清水河边的老虎咀遗址,发现了37节陶水管。老虎咀遗址南北长约400米,东西宽约200米,面积约8万平方米,这里先后出土了陶水管,还有石斧、石刀等器物。这种陶水管为红陶制作,管子两头接口,一大一小,大端为母口,小端为子口,母口可与另一节水管的子口相连接,然后依次套接,直至达到所需要的长度。老虎咀遗址属于常山下层文化,距今四千多年。

庙渠境内稠密的烽火台,是一道壮美的风景线。连绵起伏的丘陵上,一墩墩烽火台兀立山顶高处,一个连着一个,从连绵起伏的山梁上,一路

向北延伸,进入浩瀚沙漠。

登上烽火台,总能引发人们无限的遐想。千百年前,在此守边的人,在烽火台上点起的柴火浓烟升天,得到边关告急,关内喊马嘶,昏天黑地,十万火急调兵遣将的情形似在眼前。

“狼烟已共胡沙远,岭上空留烽火台。”烽火台被风雨剥蚀,但它依然端端正正屹立在高高的山顶上,屹立着幽渺的古意和一种不可征服的坚强。

烽火台古老的容颜,彰显着一种厚重之美。烽火台神秘的古韵与这山里神奇的自然风光,共同构成多彩的旅游资源。

沿着山间的小路迢迢前行,那一山醉人的绿让人惊叹不已,此刻槐花开得正欢,云气缭绕的山间弥漫着甜甜的花香;鸟雀成群结队在林间穿梭,不知疲倦地展示着嘹亮的歌喉;躲在草丛中的山鸡突然振着翅膀嘎嘎飞起,惊得正在吃草的野兔欢跃逃窜……

庙渠,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,从历史烟云深处走来,迈着阔步走向未来。

马莲河畔

□ 武国荣

河流是弯曲的。自陡坡下来,马莲河的第一个弯,从源头便形成了。从一开始,就是黄颜色,在逼仄的水道翻滚,缓缓向前。遇一个山根就拐道,于豁口处迂回,很快便至重重叠嶂,游走其间,复又游戏在山的夹缝。拐弯、拐弯、拐弯,这河路过环县、庆城、合水、宁县,由政平流入泾河,所经基本上在庆阳境内。马莲河于河弯中奔腾不息,与黄河息息相通。

这是马莲河的样貌。

越往下走,在每一低处,便有谷溪汇入马莲河。先是筷子状的,接着是麻绳状的,再下来有人的胳膊那么细的、像碗口那么粗的、像人腰杆那么粗的、像驮水的木桶那么粗的。这样不断发展壮大,马莲河的水势就不一般了,从涓涓细流成滚滚波涛之势。这是因为流域几乎所有的沟、渠、谷、川道,都有